自　　序

这一卷中收有我的七个中篇小说，其中有五个是1983年和1984年创作的作品，它们的基调同我后面写的那些小说全然不同。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是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“青春笔会”上所作的。那时我住在一个简陋的两人间房子里，这是一个部队的招待所。房间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卫生间，甚至整栋楼都没有女厕所，只临时在一楼腾出一间男厕供我们几个女性作家用。我便是在那座没有女厕的招待所里，趴在床头小柜上以一天万字的速度写这篇小说。上厕所时，常常可听到隔壁一格传出男人散漫的歌（因为挂在门口显示女厕的牌子经常不见了）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小说连打草稿带誊写，全部时间是一个星期，我■它起的名字是《走向远方》。我是上交了这部稿件才离开南京的，当时我们都笑说是“留下了买路钱”。《青春》的编辑在没有同我商量的情况下将小说名字改成了《离别校园的时候》，并且大段地■了删节。我不喜欢这个名字，对这种删法也颇不高兴。但作品已经发出来了，却也无可奈何。现在，我也算是有了个机会将小说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还原成最初的样子。

自从写了这一部中篇之后，我就十分地喜欢写中篇小说了。相对于短篇小说来讲，写中篇要随意得多，至少我自己是这样。所以我写小说经常开一个头，然后顺着思路写下去，并不晓得后面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，也不晓得会写多长。或许我时间充裕时，那小说会长得多，或许我有紧迫事情在身，那小说很可能就会短上一大截子。中篇小说两万五到十万字都行，这就给了我这样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提供了一个很机动也很好的形式。这也就是我后来格外喜欢写中篇的缘故。我的文集里的二十三部中篇短至两万字出头，长至十万字之多的都有。

前面的五个中篇我曾经一起收入到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《十八岁进行曲》中。它是1985年出版的，发行量不大，仿佛读到过它的人很少。后两篇《黑洞》和《一波三折》分别写于1988年和1993年。放在这里只是为了均衡每卷的篇幅。我用“黑洞”作为书名，乃是因为我这里所收的都是城市题材的小说，而城市本身就是一个无底的黑洞。

目　　录

走向远方……1
制片主任……61
十八岁进行曲……137
夏天过去了……191
位置……253
黑洞……295
一波三折……345

走向远方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

毕业动员大会在绿荫浓郁的老梧桐树下召开。麦克风和此起彼落的夏蝉同时发出一种高频率的声音。七月那呆滞不动的空气也由此而显得更加凝重。

同任何一次开大会一样，到会的大学生们几乎是人手一书，你讲你的，我看我的。即令现在要毕业了，晚上龟缩在寝室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，可开会不看书，仍然会被认为是一种对时间的极大浪费而为人轻视。

史阳平捧着一本《名利场》，心不在焉地坐在小方凳上。不就是要毕业了么？犯得上作如此之长的动员报告？言者汗流浃背，闻者无动于衷。这年月谁不清楚：双方都是在应付。

“……同学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到边疆去，到基层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……”

“我敢说，这报告肯定是二十年前写的。那时呀，咱们沈天天的爸爸不定也坐在小方凳上听报告呢。”坐在史阳平身后的文之光同他旁边的沈天天寻开心。

“去去去，我爸爸是北大毕业的。”沈天天不满地翻了个白眼。他入学那天刚满十五岁，是全年级的“小玩艺儿”。

“对了，我提个供大家思考的问题。”文之光把手里的杂志拍得“啪啪”响，以引起人们的注意，“如果我们班上只有一个人报名去边疆，你们说，这个人会是谁？”

“班长史阳平呗。”沈天天快嘴快舌抢着回答，“共产党员，一班之长，三好学生，报名去边疆，非他莫属。史大哥，你说是吧？”沈天天说着用手上的书敲了敲史阳平的背。

史阳平回头略微一笑：“我想，只要组织分配我去边疆，我肯定不会赖着不走。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主动报名。喂，天天，你大概看到老史是你的老乡，怕他同你抢了回去的名额，所以老拱他是不是？当然，你的主观愿望可以允许存在，但客观上，老史肯定不会报名去边疆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别打小算盘啰。”文之光朝沈天天挤挤眼。

“你胡扯！我才不是那种人呢。史大哥一向遇事带头，他当然还会以身作则的。”天天涨红脸认真地为自己申辩。

史阳平对天天这样老盯着自己颇有点恼火。小事以身作则，那是有价值的；而在此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上，也能盲目地以身作则么？那未免显得太幼稚愚蠢了。

“那么，文之光，你认为谁会首先报名去边疆呢？”阿舟把小凳子往前面挪了挪，加入了这个讨论。他是沈天天的好朋友兼保护人，有理无理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天天一边。

“这个人嘛，不伟大，也不渺小；不谦虚，也不骄傲；不逗人喜欢，也不惹人讨厌。姓文，名之光。”文之光故意卖弄玄虚。

“你？狂言！”沈天天尖叫起来，忽然看到辅导员朝他瞪了一眼，吓得连忙把脖子缩了缩。

“你？哼！”阿舟鄙夷地撇撇嘴，“凭你爸爸那辆漆黑的上

海小轿车，凭你妈每月必寄的花生豆和巧克力，你还会去边疆？！见鬼吧，企图愚弄老百姓的小公子！”

“咱们打赌！”文之光伸出右手。

“赌了。”阿舟也伸出手。

“赌注？”

“头！”阿舟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“哟，那有点太可惜。你这诗坛即将升起的新星，小心还不曾发光便变成了陨石！换一样吧。”文之光缩回手。

“不，我既然赌了，就是有百分之百赢的把握。老史，你来做公证人。”阿舟拨了一下史阳平。

“我可不干。出了人命案子，想去边疆都不行了，得蹲小黑屋。”史阳平笑着摇摇手。

“我来！”沈天天自告奋勇地报了名。

自信的文之光与自信的阿舟击响了手掌。

莫名其妙！史阳平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们一眼，用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虎口托起了下颏。到边疆，说这话不过舌头打个滚儿。逞这种空能，谁不会呢？关键是得来真的！他文之光会放弃他的荣华富贵到边疆去？他愿意，他爹妈还不愿呢。退一万步，文之光倘若真想去边疆，他也是有动机的。无非是出风头，捞党票而已。日后，他有权有势的父母，略动一下嘴唇，他还不是想到哪就去哪。自己若有文之光那样的父母，也敢公开发表到边疆去的声明。这种名利双收的事又何乐而不为？

“……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……”麦克风没完没了地响着，史阳平心里直发烦。

“老史，”凑到史阳平面前的是全班最年长的老大哥余根，“你跟学生科人熟，去打听一下咱们河南有没有名额吧。”

“嗨，你有什么稳不住的？在郑州，你有家有口的，老婆、孩子是铅块，早拴住你这鸟儿的腿啦，你飞不远的。放心吧，咱们年级如果只有一个人能享受照顾，那也只会是你！”史阳平说。

“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想回郑州，哪怕让我放弃专业也行。家庭真是个累赘，拖得人喘不了气。”余根感慨万千地说。

“嘴上叹气，心里可恨不能给你老婆孩子戴上一级功臣勋章哩。没他们，你可真要惶惶不可终日了。”史阳平淡淡地笑笑。真的，有老婆孩子对毕业分配可真是一大利。明文规定：特照！而史阳平却仅仅订过亲，而且是他想毁弃的一门亲事。

“你呢？老史，为什么不在假期内把结婚手续办好呢？咱们班三十以上的都差不多办了，校方不会阻拦的。”余根善意地问道。

“我，结婚？”史阳平喃喃了一句。同她结婚么？同那个矮矮胖胖，有着又黑又粗的头发、两只脚朝内盘、说起话来像放连珠炮似的姑娘结婚么？他不敢想。当初在大队猪场当饲养员时，怎么会爱上她呢？是她的爽直、热情、泼辣吸引了自己，还是自己当时需要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？自打接到入学通知的第一天起，史阳平就开始后悔了。他曾含蓄地向那姑娘表示过退亲之意，然而，笨头笨脑的姑娘却误解了，反而再三表示等他回来，至死不悔。而现在，这门亲事还在拖着，史阳平却早已同校广播台的姑娘茜茜悄悄订下了恋爱关系。最终，这一切如何收场，连史阳平自己都茫然不知。

史阳平望了望余根，很有分寸地说：“不过，在这种时刻去打结婚证，也未免太过分了。这不明摆着不愿去边疆吗？而且，是故意用行动迫使学校分我回去，我觉得这样影响太坏。”

“哦？”余根听了他的话，微微一愣，停了停，才说：“那……看你……带头了。”

有什么可看的呢？史阳平使劲咬了咬嘴唇，麦克风的声音还在燥热的空气中跳来跳去。至于说些什么，他已完全不知道了。采取消极的态度听天由命么？这可不是他史阳平的作风。当年他在大队猪场时，因为给大队长提过意见，为此，在入党问题上老是受阻。那时，他没有听天由命，而是采用了另外一套战术：坚持每个月写一份详细的思想汇报，其中也含蓄地称颂大队长的功德。两年后，卓见成效，他终于达到了目的。考大学时，他已在公社任职了，公社领导见他有能力，故而放出风来不想放他走，书记甚至还找他谈过话。那时，他也不曾听天由命，表面上同意了领导的意见，暗中却给县广播站写了一份表扬稿，言过其实地夸奖公社党委怎样支持他考大学，以至于县委管文教的副书记郑重其事地点名表扬了他们公社。史阳平又一次顺利地取得胜利。现在看来，又到了这样的时刻，到了这种表面上不动声色，而暗中则死死地扼住自己命运之缰绳的时刻。问题只是在于寻找一个隐蔽的突破口。

“哗”，一阵热烈的巴掌声。不知是真心感谢这个“马拉松”报告，还是庆幸麦克风的声音终于不在耳膜上鼓动了，总之，人人都在拚命地鼓掌。史阳平也下意识地“啪啪”了两下。

“上帝保佑！”文之光伸了个长长的懒腰。“再开五分钟，我准会一命呜呼。”

“就这点痛苦都无法忍受，还去边疆？拿头来吧。”阿舟揪住文之光的头发。

会议在笑闹中散了。史阳平忧思忡忡地落在人群之后。

二

两天的自我鉴定结束了，此时已进入小组鉴定阶段。这是每一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公布之前必不可少的序曲。尽管辅导员再三说明：必须认真对待小组鉴定，这鉴定将装进档案，跟着人跑一辈子。可是还是没人把这鉴定放在眼里。文之光恰如其分地用了“恐吓”两个字来形容辅导员的告诫。而今的大学生，报纸上的话都敢蔑而视之，还会在乎一个小小的辅导员之语？

史阳平最后一个到场。他已不似两天前那样忧郁了，一个不为人知的方案已在他心里孕育成熟。他到邮局去拍了个电报，然后，一身轻松地回小组参加鉴定会。

小组长余根将组员们召集在银杏树下，围圈而坐。大概是头顶上覆盖着无数绿色的扇叶之故吧，夏风掠过，无数支小绿扇一起摇动。阴凉之风顿起，大大使人心胸为之一爽。在这溽暑蒸人的盛夏季节，这里倒不失为校园中理想的避暑胜地。

理应严肃的小组鉴定会在儿戏般的谈笑中，采取意识流的方式进展。

“请求暂停。下一个，沈天天。”会议主持人余根不断敲着树干，把话题从海阔天空般的闲扯中引到正题上。

沈天天故意提腔提调地宣读自我鉴定：“本人热爱祖国，热爱党，热爱社会主义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同党中央保持一致……”

这是上面规定每个人必须写上的几条，可沈天天的音调也太有点怪味了，惹得大家都忍不住直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严肃点！小心我给你提上一个缺点。叫你永世不得翻身。”史阳平打断他的阴阳怪调，吓唬他说。

“哎呀，我的史大哥，高抬贵手，千万别坑我，也望诸位别给我提什么缺点。昨晚，我同阿舟讨论了一夜，已研究出了自己的最佳缺点。他一个，我一个。”沈天天认真地宣布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圈人全笑得前仰后合。

史阳平也忍俊不禁：“咄，有最佳女演员，还有最佳缺点？说说看。”

沈天天得意了：“我的缺点是：希望今后按时起床做早操。阿舟的是：望今后少在走廊上大声朗诵诗。怎么样？”

“去！这希望全白提。你们真能干！”余根笑着拍了拍沈天天因得意而不断晃动的大脑袋。

“天天，你的远不如我的最佳！”文之光翻了翻自己的鉴定，大声叫了起来。

“是么？你是什么？”天天问。

“我的缺点是：不能经常地、主动地找领导汇报思想，反映情况，交心谈心！”文之光自豪地宣读开来。

天天哑然了。

“这小子比咱们鬼，这条缺点比优点还优点呢。得，‘最佳’送给他吧。”阿舟望着泄气的沈天天，扮了个无可奈何的怪相。

“哎，我说小朋友们，这样糊弄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呀。提出缺点，也是为了自己今后改正嘛。”余根又敲了敲树干。

“嗨，余大哥，别书生气十足了，都不过是逢场作戏，真要分配时，谁看你的什么鉴定！”阿舟满不在乎地说，他的脸上溢出几丝玩世不恭的笑纹。

是的，逢场作戏！这话不假。阿舟对生活看得很准确。人

生也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史阳平斜靠在树干上，缓缓地点燃一支烟。

“这戏的程序太繁杂了。毕业动员、小组讨论、自我鉴定、班组鉴定、年级鉴定、上级审阅；填草表、填摸底表、填正式表格，还有非正式表格……一套一套的，不知消耗多少人力、财力、时间。这真是中国特产，历史悠久，芳香醇厚！真不理解，八十年代了，一切都在努力用现代化的步子走路，分配为什么还要像个小脚老太太呢？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分配！”文之光一有机会便以政治家的面孔出现，高谈阔论，无所顾忌。史阳平十分羡慕他这种无所畏惧的性格。可惜，也只有他这样家庭出生的人敢于完全开放自己，一任自己思想所致，思想到哪里，言词也就跟到哪里，而史阳平却断断不能。他所想的和所要说的，常常是遥遥相对，差距甚大。思想在暗处，可以神游八方，上万仞之山，下千尺之渊；而言词则务必慎之再慎。否则，领导的印象，老师的看法，同学的见解都会对自己形成不利。如何克制自己，处好上上下下的关系，是史阳平时时考虑的问题。为此，在文之光的面前，史阳平总觉得自己既是处在一种十分压抑的精神状态中，也是处在更为深沉的生活里。

“嗬，之光可真有政治改革家的风度和气概啊。”史阳平笑着打了一个趣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伟大的政治家！你是专攻文学的，还是来点川端康成、茨威格、艾略特之类吧。少谈国事，多过问一下艺术。瞧，‘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……’这才让人心醉神迷呢。”阿舟一读诗，便立刻显露出一种沉浸于艺术之中的神痴之态。

“可悲呀，诗人。你想成为徐志摩第二么？那你只能是政

治的囚犯。从你那艺术的像牙之塔里走到辽阔的天地之间来吧。艺术只是政治的擦脚布。亲爱的阿舟，你这具有现代头脑的人竟连这个都不懂？”文之光叫道。

“你污蔑艺术。打倒文之光！”沈天天公开站在阿舟一边，喊了声口号。

“瞧，这‘打倒’之词，正是带有最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呀。小天天，看来你打算从政啰。”

“我？永远同政治保持距离。谁还会对政治有兴趣？”天天回了文之光一句，轻蔑地一撇嘴。

“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？”文之光颇有含义地问。

全小组的人都把注意力转向这里，连组长余根也不再敲树干了。

“我要当记者！年轻时，像萧乾那样写《人生采访》，年老后，像徐铸成那样写《报海旧闻》，太过瘾了。”沈天天炫耀地说。

“哈……”文之光仰头大笑，“那你完了。记者是报纸的奴仆，报纸是政治的工具，你把裤腰带拴在政治这辆大车上啦，哈！”

沈天天一下傻了眼，求救般地望了望他的好朋友阿舟。

“那么，看来你想从政啰？动机？目的？为权力？为名利？为显赫的地位？为继承父志？还是其它？”阿舟的眼光里也充满了问号。

“正为了这个‘其它’！诸位朋友，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？艺术家？科学家？工程师？教授？以及如此之类？非也。”文之光站了起来，走入圆圈之中，他不断调换方向，开始了他颇具煽动性的演说：“今天的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哲学头脑、有文学素养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决的性格的政

治家。具备这种条件的人，应勇于站出来，弥补这种需求。正人君子们——比如阿舟之类，为政治运动的凶猛之势所惊吓，远远地绕政治而行，生怕沾染，其结果，是把政治舞台主动让给了碌碌庸才和市侩小人。君不见，中央一道正确的指令，到了百姓那里要受到多少阻拦，又有多少被改得面目不清，甚至面目全非！这与国、与民有利么？我嘛，一向好逆流而动。人所不干的事我去干，人所不去的地方我愿去，人所害怕的风险，我偏闯。何况，中国要振兴、要起飞，抛开政治，一切从何谈起！那么，有抱负的青年们，暂时先搁下你们的艺术吧，从政去！虽然，跻身于卓越的政治家队伍中的预言尚不敢发，但，我能断定，至少，我们的出现，将会减少几个不学无术、只会挥舞政治大棒胡打乱揍的政工干部。”

“哗……”除了阿舟，全组人都热烈地鼓起了巴掌，连史阳平也觉得这番演说卓有见地，颇撼人心。

“有种的文之光！”天天高兴得直跺脚。

这种带刺激性的演说，很能使年轻人脑袋发热，诸组员们纷纷以激动的心情进入了有关政治的交谈。

在中国，搞政治就凭这一腔热血，满腹激情么？就只凭哲学的头脑以及文之光提到的种种才能么？就凭个人的努力能成功么？史阳平觉得这种激动未免可笑性的成分太多，太多。

“文之光太嫩，还有跟头可栽的。”余根捅捅史阳平小声说。

“之光，我觉得你像鲁迅笔下的一个形象；你在用手拚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，想使自己的双脚离开土地。朋友，在我的眼里，你也不是幼稚之人呀，怎么会如此不明事理？你想想，中国的政工干部多如牛毛，级别如层峦叠嶂，你无论分

到哪里，都是在九重山脚下。依我之见，你那不讨领导喜欢的德性，能被重用，能尽兴地施展一番，难矣！当然，才能你还是不缺的，缺少的是手腕、是狮子的残忍和狐狸的狡猾。”阿舟双唇上浮现讥讽的笑意。

“我同意阿舟的话。就凭你自我鉴定上这一条：‘不能经常地、主动地找领导汇报思想、反映情况、交心谈心’，就足以证明你不是搞政治的料子。不信问老史，他谙熟这一切。”余根抖了两下文之光交上的鉴定，有意无意望了史阳平一眼。

“不错，之光的感情大于理智，头脑易发热，是不太适宜从政。”史阳平斜了余根一眼，从容地说。他的心产生一种警觉感，余根是话中有话么？嘘，还好，余根正善意地朝他微笑着，对他的话表示赞赏。

“不是那块料，可以变成那块料。我对自己的可塑性深信不疑。再向大家透露一点，以证实我弃文从政的决心：我已正式报名去边疆了。原因是：一，那里迫切需要人才，我自恃人才未免太狂，但毕竟接近人才；二，像我这样主动要求去边疆的，必然得到八方注视。领导的器重、报界的青睐，将为我的事业铺平一小段开头的路。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。或许，你们会说我的行为带着很大的投机性，这不错，可我绝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徒。我的目的，只是希望有一个良好的起点，并由此点出发，去政界大刀阔斧干一场，献身于正在振兴的中国，同时，也不枉读了那砖头厚的马列主义著作。”文之光是严肃认真的，大家屏住气听他滔滔不绝的理论，谁也不觉得那是儿戏。

阿舟凝视着文之光。良久，才说：“人各有志！之光，我不羡慕你选择的方向，但我钦佩你的胆略。不过我还是要郑重告诉你，当才干、实力、机遇三者完全具备时，你那条路

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遭难时，一定想起我，无论在天涯还是海角，我都会助你一臂之力。

文之光上前同阿舟一本正经地握握手。

“四年不鸣，一鸣惊人！之光，我为当过你的小组长而感到荣幸。”余根也连连赞叹。

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！”史阳平伸了伸大拇指。文之光的大胆设想，使史阳平为之震惊。想不到一向以“现代派”青年自居的文之光竟有如此宏图大志，并且真的意欲付诸实施。一刹那间，史阳平觉得自己如同一只又小又丑的燕雀，在一股强大的旋风下张皇失措，瑟瑟打抖，而文之光则抖擞着双翅，一飞冲天。

一片树叶飘下，正打在史阳平的鼻子上，轻极了，然而史阳平却一惊。这一惊，使他那股被文之光鼓噪起的热情迅速冷却。他注视着还在侃侃而谈的文之光，在心里默默地为他如此非凡的举动剖析起来。

文之光是深思熟虑透了，才敢如此气粗地宣传自己的计划。到边疆，的确是一条飞黄腾达的路子。他父亲的老战友、老部下何处无有！即使不在这些裙带关系的麾下，仅凭履历表上他父亲大人如雷灌耳的名字，哪个单位头目又敢怠慢他？带着文凭、仗着后台，借着“主动报名去边疆”的英雄壮举，他文之光搞政治太容易了。比起那些只知道躺在父母功劳簿上吃喝嫖赌的高干子弟，他要聪明和识时务一百倍！不定哪天，他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呢！而他——史阳平，一个可怜巴巴老农民的儿子，缺少的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，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拼搏。虽然，论搞政治，他坚信自己有十倍于文之光的才干。譬如：他比文之光善于看风向，识眼色，比文之光善于控制自己和迁就别人。笑容比他和蔼，言谈比他谦逊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